



学会享受乐趣

■郭文艺

每天清晨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睁开双眼先进入书房更新我的自传体小说——《在黑夜与黎明前穿行》。

写上两个小时后,会感觉有点饿,便去厨房扒拉几口饭。每次吃过这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,我就会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步,来来回回要走半个多小时,到这间卧室晃晃,再走到那间卧室看看,目的就是为了拖延进书房的时间。往往脑海里越是清晰地跳着即将要写的轮廓,越是不敢进入书房,这样的状态,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。

之所以会这样,倒不是我这个人臃懒,而是惧怕面对回忆,甚或,我是惧怕面对父辈,祖辈们。

每次只要享受完美食,面对这部自传体时,我都会双眼涨红好一阵子,牢牢、久久陷入到往事里不能自拔。

金秋的九月中旬,玉米在故乡的大地上成了标志的坐标体,大豆裂开了荚,芝麻、花生各自成簇骄傲地舒展着身体,供奉出自己油滴滴的果实。

这样的景象,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农民,对于我,本该是人间欢庆的时节。然而,想想我的父亲、我的二爷,我的祖父、祖母,他们都静静地躺着,躺在这片玉米与大豆的间隙里。他们不再与我一样,不能享受这人间欢乐,再也不需要忙碌这一季收获。只要一想到他们,我的泪水就会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来回打转。

每次我饱含热情想走近书房,想续写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时,便会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徘徊,如履薄冰般提笔。倒不是担心写不好,或是写好了没处放,怕的是每次都要赤裸裸面对回忆,回忆我的父亲、我的二爷、我的祖父和祖母。我想,他们可能也一样望着我,他们的灵魂,也一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,默默地庇护着我,保佑着我们这个家。

我如今已年近四十,仍旧一事无成,我一想到此,就无颜再提父辈,祖辈们的事。他们给了我生命应有的色彩,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,他们的身影一个个都铁打似地立在生活的标杆里,护着这个家族,为的是不让外人小瞧,为的是让后辈们有志。

这些,在今天看来,他们曾经的伟大都是为了家族史的壮举。

我生性懦弱,这一点和父亲极不相似。

父亲活着的时候,没有人能平白欺负我,没有人敢瞧不起这个家。尽管那时这个家是穷了些。甚至说,他们若要欺负我,是先要在心底掂量掂量能不能承受父亲铁一般的拳头。

父亲不怕吃苦,在家乡是出了名的能干,在日子最紧迫时,他一人能打三份工,中间也不用歇息。

父亲的孝顺十里八乡无人不知,祖母病时,隆冬腊月天,村里不通车,父亲抱着用棉被包裹着的祖母,踏着雪水一步一小跑地赶往县医院。

再说祖父,几十年里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,不出田地边,硬生生给四个儿子盖了四套房,娶了四双媳妇,媳妇一个比一个贤惠。

祖母脾气好,一辈子不骂人,也从不和邻里拌嘴。有了好吃的、好用的东西,首先会想着给邻居们送点过去。

二爷为了给这个家族减压,一生不娶,养了一圈牛羊,卖了牛羊去换钱给祖父做帮衬,帮祖父把几个儿子带大,再看着我的父辈们各自成家立业,一个个都远走他乡,二爷最终老成了矮冬瓜一般。

二爷秉性好强,有着一身的倔强,把家族管理得风生水起,没人不夸赞。

如今,祖辈们一个个都走了。他们曾经拥有的这些毅力和锐气,在今天的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效仿和做到的,这也是我日日夜夜都不敢面对回忆,面对站在梦里的他们的因由所在。

时光涣散,不觉又一个十年消尽。

我有时候就想,他们彼岸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呢?凭着祖父的勤劳、祖母的善良和二爷的倔强,天上人间都差不到哪里去。

还有父亲,在这人间劳苦了大半辈子的他,彼岸也该清闲些。学城里人养养花、溜溜鸟,享受些本该在他这个年龄段享受的乐趣,倒也真好。

如是,我甘愿半生潦倒,守着这一世的牵挂。



妈

■谭惠

“小然,周末回来啦?你妈去摘豌豆去了,在小庙旁边的地里。”还没走到家门口,同住在一个胡同的邻居婶子就告诉我妈的去向。

“唉,不让她去摘了,咋又去了呢!”我无奈地叹息。

把电动车停放在院子大门外,我去找妈拿钥匙。远远就看见村子里几位妇人分散在地里摘豌豆。

刚到小庙旁的地头,还没瞅见妈,就听见一位辈分较长的年轻妇人,我平时称呼她为“老太太”的邻居在喊:“老崔,你闺女回来了。”我边笑着给邻居打招呼,边搜索着妈的身影。我注意到妈猛地站起来,看见是我后,迅速拍拍上下衣兜,从裤兜里面摸出钥匙,就快步朝我走来。

邻居“老太太”打趣道,“这会儿耳朵不聋了,一说闺女回来就都听见了。”“我闺女回来了,咋能听不见。”妈笑着说,笑得眼睛睁不开,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你别动,就站在那。”我朝妈喊。对妈无奈又心疼,无奈妈很固执,总不听劝,我心疼妈的身体,因为膝盖疼而走路不利索。我走近妈,只看见妈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,汗珠挂满整个额头,粗糙而带有斑点的手朝我递着钥匙,因穿的久而显得有些褪色的衣服上散发着汗味,嘴里反复催着让我赶紧回家休息。

我接过钥匙,蹲下来,边和妈一起摘豌豆,边劝妈说摘豌豆挣不了几个钱,腿脚又不好,腰腿还疼,挣这个辛苦钱一点也不划算。妈还是老样子,说知道、没事之类的话让我放心。嘴里不断地重复让我回家,说这儿太晒,她马上也回家。最后,在妈的坚持下,我只好先回了家。

临近中午的时候,妈才佝偻着背,颤巍巍地走回来,她再一次哄骗了我。

细数往事,相似的情况不胜枚举。小时候,家中有什么好吃的,妈总爱说她吃过了或者用她不喜欢吃来推脱,全部给我吃。慢慢长大了,看见妈常年做着繁重的农活,我便劝她慢点干,建议妈找大伯或者亲戚帮忙,表示周末放假了我也可以回去帮忙。妈说,没事,不累的,再种几块地也能干完,让我不要瞎操心。上大学后,因为不能经常回家,我便打电话劝妈不要省钱,缺什么东西都要买,别什么都舍不得。妈说,家里什么都不缺,缺什么她自己都会买,让我安心学习,不用挂念她。就这样,我在妈编织的“谎言”中开心幸福地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。

疫情期间,在家时间比较长,通过邻居“告状”以及几个月的朝夕相处,我识破了妈之前的“谎言”,了解到妈过去的生活状况以及目前的身体情况。

邻居对我说,平时妈特别省吃俭用,都是买最便宜的菜,或者长期吃地里种的那两样菜;无论什么活,只要挣钱,她都是第一个冲上去,例如摘豌豆、刨大蒜、捡红薯等等。妈的膝盖骨膜劳损,走起路来晃悠悠、颤巍巍的,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,走路时总是托着腰,不断揉着、拍着、捶着。

我知道,妈真的老了……

这个星期再回家,家里已收完了麦,种上了玉米,虽然天气一直干旱,但妈也浇完了水……妈的背更弯了,走路也更慢了。我装作无事的样子默默站在妈身旁,轻拍着妈的背,妈感觉到了,怕我担心,赶紧笑呵呵地轻轻挺起胸直起背。

闲暇时,我又劝说妈:“别种地了,既累也不挣钱,我能养你。”妈乐呵呵地说:“好,明年就不种地了。”我颇有点意外,希望这次妈说的是真的,而不再是善意的“谎言”。

走进秋天

■王伟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世界的寥廓
秋意氤氲 天高云淡
金风送爽 谷熟果香
枫叶用激情的颜色
点燃生命的辉煌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成熟的季节
果实昭示丰收的喜悦
大豆颗粒饱满

玉米弥漫馨香
石榴和柿子在枝头
泛着喜庆的光泽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岁月的宁静
谷物归仓 田野空旷
农人舒展着疲惫
在虫鸣中安然入梦
落叶沉静如画

沿着铺满月光的小路 我们回家

